

我要我们

在一起

上

◎ 著

◇ ◇

艾小图



遇见你之前，我从未想过结婚；与你结婚后，我从来不曾后悔。

这份爱， 你有了软肋，我有了铠甲。

只要能与你在一起，失去全世界也不可惜。

我要我们

在一起
●上

艾小图◎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要我们在一起: 全2册/ 艾小图著. —南京: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780-4

I. ①我… II. ①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32281号

书 名	我要我们在一起
作 者	艾小图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侯 开
选题 策 划	李文峰 周 莉
责任编辑	姚 丽
文字 编 辑	周 莉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	260千字
印 张	14
版 次	2015年11月第1版,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8780-4
定 价	48.00元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目录①

CONTENTS

- 第一章 最熟悉的陌生人 / 1
- 第二章 围城里的你我 / 13
- 第三章 偶尔流露的温柔 / 26
- 第四章 与爱无关的晴天 / 45
- 第五章 连胆怯都是奢侈 / 57
- 第六章 是我不懂温柔 / 72
- 第七章 在你身旁的时间 / 94
- 第八章 迟到的爱意 / 106
- 第九章 逐渐显出的裂痕 / 120
- 第十章 粉饰虚伪的太平 / 135
- 第十一章 若爱似恨的警告 / 148
- 第十二章 陪伴你的借口 / 161
- 第十三章 我从来都没变 / 173
- 第十四章 我还一直在等 / 185
- 第十五章 你不懂得，我的在乎 / 197

目录

CONTENTS



- 第十六章 从来都没有如果 / 221
- 第十七章 你可读懂我的挽留 / 254
- 第十八章 追赶是否太晚 / 283
- 第十九章 疼不起的爱情 / 332
- 第二十章 向未知示弱 / 362
- 第二十一章 笨拙的讨好 / 381
- 第二十二章 永远有多远 / 399
- 欢乐小番外 生活小剧场 / 417
- 独家番外一 当时的月亮 / 423
- 独家番外二 还是要幸福 / 428
- 独家番外三 就算吻过的人已老 / 432

我 要 我 们 在 一 起

第一章 最熟悉的陌生人



乔夕颜最讨厌下雨，一下雨便处处潮湿，空气也变得沉重起来，让人有种要窒息的感觉。尤其是这种小雨，淅淅沥沥磨磨叽叽的，招人烦。

此刻乔夕颜正站在商场大门边躲雨，面前是人来人往的步行街，她隔着水雾看着鳞次栉比的西班牙式建筑傻了眼，觉得自己的烦闷已经到了最高点。她钱包和手机被该死的小偷给扒了，扒了她的钱包和手机也就罢了，还把她在香港买的包给划破了——四万多元的包啊，她看着那长长的刀口，“他妈的”三个字脱口而出。

在四方建筑物九十度转角的另一侧，嘈嘈切切的，是人们议论纷纷的声音，不用看就知道围观的人一定不少。这片嘈杂中时而传来两句类似琼瑶电视剧的哭号和哀求，配合着小雨滴滴答答的声音，音效凄然。

还真符合这美妙的日子——清明节。

乔夕颜撇了撇嘴，褪下手上的橡皮绳，将一头波浪卷的长发全数挽起，一转身冲入了雨幕。她脚上蹬着和包一起买的MIUMIU(缪缪)家的高跟鞋，鞋跟整整十厘米，踏在地砖上嗒嗒嗒地响，那画

面，那气场，像极了《穿普拉达的恶魔》里面米兰达第一次出场的情形。

乔夕颜本就个儿高，穿上高跟鞋足有一米八四，她气势汹汹地推开人群，走近被人群围着的三名主角，二话不说，一把拽住正扬扬得意、一副胜利者姿态的长发女人，啪啪两下就是狠狠的两巴掌，把那女人打得摔倒在了地上。旁边一直闷着不说话的男人终于有了表情，他赶紧过去扶那女人，怒目圆睁地对乔夕颜吼道：“他妈的，哪来的疯婆子？怎么动手打人呢？”

乔夕颜搓了搓手掌，笑咪咪地走过去，居高临下地看着那两个人说：“我就打人了，怎么着？”说完，又是狠狠地一脚踹在那女人的腹部上。那女人立刻疼得蜷缩起来，像虾米一样弓着身子。

那男人撸了袖子就要上前，乔夕颜一脚快准狠地踹在了他腿上，脸上带着打家劫舍的草莽劲儿，那男人被踹得嗷嗷叫着倒在地上了。

什么男人？真没用！乔夕颜嗤之以鼻。她冷冷地转了视线，又回到方才被她打倒的女人面前，盛气凌人地警告道：“贱人，以为我打不死你？”她脱掉脚上的鞋子砸在那女人脸上：“从今以后给我老实点，别一天到晚搞别人老公，不然以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！”

光脚踏在湿滑的地面上触感很不舒服，但是看看周围目瞪口呆的围观群众，思及现在去捡鞋实在有损威风，乔夕颜只能强自忍耐。她皱着眉，一步步走到旁边仍在哭哭啼啼的朴实女人面前，上下打量了两眼，用恨铁不成钢的口气说：“哭，哭有什么用啊？贱男人会同情你还是贱女人会同情你？你准备给小三下跪指望她把老公还给你？你脑子没毛病吧？”她扯了扯女人耷拉的衣领，轻叹一口气：“你有这工夫啊，真不如好好捋捋自己，活得像样点儿，这种货色的男人要来干吗？清明节烧给祖宗，

祖宗都嫌脏啊！”

乔夕颜正言辞咄咄地教育着那哭泣的女人，周围的人群突然让出一条道，几个穿着制服的片警走进来，打头的叉着腰嚷嚷：“怎么回事？谁在这儿闹事呢？”

长这么大，乔夕颜还是第一次进局子，穿着制服的民警们没有她想象中的英姿飒爽，但来来往往的也颇有些庄严肃穆之态。

人人都道乔夕颜是个女流氓，流氓怕警察，自然也是天经地义的。她眨眨眼，有些不安地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：原本白皙的脚趾上沾染着黑黑的泥，色差森冷；涂好的暗红指甲油此刻看上去像是干涸的鲜血，有些触目惊心。乔夕颜觉得脚疼，但黑泥遍布，也看不清是不是有伤口。唉！造孽啊，怎么就一冲动把鞋丢了呢？那鞋可是老贵了，乔夕颜后悔不迭。

坐在她对面的，是整个局子里乔夕颜所能见到的片警中最年轻也最英俊的一个，方才只是惊鸿一瞥就够震撼了，更别说细看下去。正因为此，她更不想抬头了，被帅哥看到这副丑态，她真有点后悔自己的多管闲事。

那片警的声音清冷悦耳，亲和力十足，他轻轻咳了两声，清完嗓子问道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乔夕颜还是不敢抬头，闷闷地说：“乔夕颜。”

“名字挺好听的，和三国时候的小乔一个名儿。”

“野史说的，人家不一定叫这个名儿。”乔夕颜不觉就抬起了头，正与小片警四目相投。对方双眼清澈，眼角微微下垂，是典型的娃娃脸，乔夕颜可以想象到他笑起来该有多么倾国倾城。

“年龄？”

乔夕颜压低声音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二十八岁半。”

小片警忍了忍笑，抿唇说：“一会儿我同事过来给你做笔录，

给我个联系方式，我去通知你家人。”

一听说要通知家人，乔夕颜有些为难地说：“我是成年人，这事儿我自己能解决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这是规定。”

乔夕颜沉默着又垂下头。叫谁来呢？妈妈？算了，她估计会被气晕吧；顾衍生？唉！想起来了，她昨儿个去了马尔代夫。

乔夕颜突然感觉有点悲伤，自己这还真是白活了，长这么大，居然连个可以求助的人都没有。她皱眉想了半天才犹豫地对小片警报上一个电话号码：“你打这个号码吧，他应该会过来。”

小片警认真地记录下号码：“徐岩……岩石的岩……请问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……老板。”乔夕颜想了半天，才吐出这两个字。

小片警打电话去了，来给乔夕颜做笔录的换成了一个平头的大壮汉。他一张嘴就是一口标准的东北话：“老妹儿，说吧，你来地球的目的到底是啥？”

一句话立刻就把乔夕颜给逗乐了。

“笑？你还笑？你打人够狠的啊，把人女的都打破相了知道吗？我说你大脑沟回和人家长得不一样吧？你都不认识人家两口子，也不认识人家小三儿，你这是哪门子的见义勇为啊？没毛病吧，要来点儿药吗？”

那民警一边做笔录一边碎碎念地教训着乔夕颜，问一句乔夕颜答一句，他教训的时候乔夕颜就闭嘴不吱声。

笔录做完，她还不能走，先是分开教育，一会儿还要两方协商。她没有穿鞋，有些不好意思，一直下意识地脚往椅子下面缩。正当她尴尬不安、不知如何自处的时候，最先给她做笔录的片警走了过来，他放了张报纸在地上，对乔夕颜说：“踩报纸上吧，地上脏。”

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他说完就走了。乔夕颜感激地看着他那宽厚的背影，说了声谢谢。

过了大约四十分钟，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警局。

一身熨帖的西装，在一众警服中格外显眼，他彬彬有礼地低声询问，表情是十足的耐心，眼中却有一种不易觉察的疏离冷漠，仿佛整个世界与他隔着一层厚重的雾气，朦朦胧胧的，让人看不清。

乔夕颜闻声抬头，撞进他漆黑如墨、深不见底的眸子里。他面上没有什么表情，只是看她的眼神有点意味深长。

虽然不喜此人，但乔夕颜不得不承认，一直感到不安的自己突然就松了一口气，只因，此人的到来。

办理好全部手续离开警局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。从下午折腾到这会儿，乔夕颜又累又饿，但她还必须打起精神来面对眼前这个更加麻烦的人物。

站在警局门口，夜风夹着雨飘拂在乔夕颜身上，脚下是又湿又硬的水泥地，她冷得打了一个哆嗦。徐岩背对她站着，也不说话，乔夕颜只能无声地来回搓着手臂。

半晌，背对着她的徐岩转过身来，眯着眼好整以暇地看着乔夕颜：“你和警察说我是你老板？”

乔夕颜没想到他开口第一句竟然会问这个，之前她还傻乎乎地想了一大堆他可能问的问题和相应的答案。

她耸耸肩，不以为意地说：“难道不是？”

徐岩的表情看上去有些怪异，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，揶揄她道：“看来，你的阿尔兹海默症又更严重了一些啊，徐、太、太！”最后三个字他是一字一顿说出来的，乔夕颜知道他是在提醒她的身份。

她沉默地看着他，不给予回应。见她不说话，徐岩又说：“今

天……”

他话还没说完，乔夕颜就张口打断了：“今天的事我没什么要解释的。”

徐岩意味深长地看了乔夕颜一眼，那洞察的目光让乔夕颜有些不自在。良久，徐岩收敛了表情，淡淡地说：“我没想问你什么，我娶了你，你的好坏我都应该照单全收。我只是想说，你明知道自己可能怀孕了，还要这么做，你觉得对吗？”

一听到“怀孕”二字，乔夕颜的表情立刻冷了下去。她扬起脸，表情十分平静，语气却十足讽刺：“很抱歉徐先生，早上我就验过了，没怀孕，很遗憾你的‘责任’没能完成，请继续努力吧，等耕耘成功你就可以不用面对我了。”

徐岩的目光渐渐地有些冷峻，可他还是冷静的、自持的。

风吹得乔夕颜有些头疼，但她的战斗模式还是没有卸下，她防备而挑衅地看着徐岩，连眨眼的动作都很少。许久的沉默让乔夕颜感到有些心浮气躁。每次都如此，和徐岩这种男人结婚真是人生最大的悲剧，连吵架都吵不起来。不管她说多么刻薄的话，他就是能做到不被激怒，就是能用沉默把她逼到自觉无趣没有退路，那感觉就像是积蓄了很久的力量最后却一拳打在了棉花上，让人抓狂至极。

警局门口橙色的路灯照在水泥台阶上，显出两人修长而疏离的影子。沉默把空气中那些对峙和僵持渐渐化解了，乔夕颜渐渐意识到两人一直这么伫立在警局门口着实不妥。

最后还是徐岩打破了沉默，他轻叹一口气，转身蹲在乔夕颜身前说：“你鞋没了，我背你吧。”

乔夕颜没有说话，只是顺从地爬上了他宽厚的背脊。他的背上总是温暖的、安全的，有一种能让人安静下来的奇异力量。乔夕颜几乎是下意识地就环住了徐岩的脖颈。

这是徐岩第二次背她，第一次是在蜜月里。两人在迪拜的海滩上漫步时，传说中不苟言笑的徐岩突然蹲在乔夕颜面前说：“我背你吧。”

那时候，乔夕颜的心跳漏了很多很多拍，甚至直到很久很久以后她想起来仍然会觉得脸红气短。可这种温暖持续的时间并不长，婚后这八个多月让乔夕颜终于真正看清了这段婚姻的本来面目。

两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白天在一个公司上班，晚上却鲜少可以碰到面，常常是一个睡着了另一个才回家，甚至是一个已经醒了，另一个却还没有回家。

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婚的大抵都像他们这样吧，貌合神离，同床异梦。

现在这样也挺好的，她都快三十岁了，也有生理需求，刚好徐岩技术不错，虽然这不错的技术是和别的女人练出来的，但总算能调和调和荷尔蒙，让她不至于因为失衡而提前衰老。

这么想着，乔夕颜就笑了，她收了收手臂，将徐岩搂得更紧了一些。

早晨七点半，乔夕颜按照生物钟准时醒来。她手脚并用地爬到床的另一头找到拖鞋，揉着惺忪的睡眼，吧嗒吧嗒地去了洗手间。

四百多平方米的现代豪宅显得很空旷，乔夕颜觉得自己大声呼吸都会有回音。看着镜子里形影相吊的自己，她竟然觉得有几分可怜。收拾好一切，乔夕颜随意烤了一片土司就出了门。

在玄关换鞋时，她看到了鞋柜显眼处放置着一个崭新的鞋盒。单一的填充色，不大不小的菲拉格慕LOGO(商标)，引得她打开了鞋盒。里面静静地躺着不久前她逛街看中的高跟鞋，张扬的红色，柔和的弧度，怪好看的。但她当时没舍得买，回家后在网上查了许久，代购也是一样的贵，她觉得肉痛就抛之脑后了，不想这会儿就

这么出现在了眼前。她不用问也知道肯定是徐岩买的，但她不想去揣度他的用意，也没觉得有多惊喜。他有一位万能的秘书，能做到万事妥帖，这种小事根本不足为奇。不过他还有心哄哄太太，她倒是忍不住想说一句谢主隆恩。

她并没有穿徐岩买的新鞋出门，因为她的趾缝踩到了一颗尖锐的石子，伤口不是很深但却非常疼，她估摸着至少一个月应该是没法再穿高跟鞋了。当然，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徐岩，徐岩自然也是不会注意到的。

婚后乔夕颜遵循婆婆的旨意去了徐岩的公司，长辈们希望他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总能培养出几分感情来，但从乔夕颜的角度来说，相看两生厌大约才是他们的结局。

站在拥挤的地铁里，忍受着浓郁的韭菜卷饼的味道，乔夕颜忍不住想着，要是自己再早起一点就能搭徐岩的车了。虽然他们不是那么熟，但她好歹是他老婆，他捎她一程也无可厚非。可再进一步想想他那张面无表情的脸和两人相对无话的场面，她又觉得韭菜卷饼味其实也是可以忍受的。

说起来，其实乔夕颜不算懒人，公司九点半打卡，她总是在七点半就起床了，但她却很少能在家里碰到徐岩。徐岩不出差的时候总是六点多就起床，七点准时出门，一个人开车去城南的一家老铺子吃早餐。听说除了在国外读书的那几年，他几乎是十年如一日地这样做，即便他现在已经搬到了城北。

她也曾好奇去问他，他的答案很无聊，三个字——习惯了。那里是他长大的地方。

徐岩是乔夕颜这辈子见过的最程序化的人，跟设定好了数据的机器人一样，遵照着一定的程序不断地重复。乔妈就说过，这样的男人虽木讷，话不多，但好在忠诚，一旦进入一种模式就不会轻易改变，这样的婚姻才能长久。

说真的，乔夕颜打心眼里对此是不屑的。当初结婚的时候，婆婆就已经“云淡风轻”地告诫过她了：“徐岩之前有过一个谈了十年的女朋友，但他俩性格不是太合得来，十年间分分合合的也就把结婚的事儿给耽误了。你也知道，十年说短也不短，他忘不了那女人也很正常。我们对你也没有任何要求，只要你给徐家生个健康的孙子，你们俩的事儿，我们全都不管。你放心，你们家我们肯定给照顾得好好的。”

连他爸妈都说这话了，乔夕颜就不抱任何期待了。这个程序化又木讷的男人也许很专一忠诚，但对象却不是她。

不过她也不沮丧，反正这段婚姻一直都很荒唐。

现在想想，其实从一开始就很离奇。婚前两人一直没有见过面，他太忙了，世界各个地方忙着开分公司，忙着开会。相亲的时候，各自给了张照片就算完事。二维平面照片，看来看去都不怎么像，乔夕颜脑海里始终对他没有什么印象。不过她也没觉得多遗憾，她答应这段婚姻的目的也不纯，两个人是彼此彼此。

婚礼当天，城中名流都来了，排场很大，倒和当年顾衍生结婚的时候有得一拼。

她坐在偌大的化妆室里化妆，顾衍生坐在她身边啧啧称奇：

“小乔，你确定你穿的是婚纱？这裙子也太短了吧，和头纱一样长，哪有一点新娘子的样子！”

乔夕颜满不在乎地嬉笑着：“现在流行嘛，而且我腿长，不现一现多可惜！”

在顾衍生的白眼中，她把目光挪向了镜子里那个化着浓艳精致新娘妆的陌生女人，大惊小怪地对一旁的化妆师尖叫道：“哎，妈呀！你嫌我不够白也不能这么整啊，你是在给人化妆，可不是给鬼化妆啊！重化，重化！”

其实她知道，从旁人的角度来看，这精致的新娘妆是极好的，

美丽雅致，气韵逼人，真正像这场婚礼的主角，可她就是觉得不好看，感觉很不真实。

挽着她走出化妆室的时候，顾衍生看着她的打扮还是忍不住皱了眉：“你这样子哪像新娘？跟伴娘似的。”

乔夕颜咯咯地直笑。他们都不知道，她是在多么努力地弱化自己的存在，这场神奇的婚礼主角竟然是她，真不可思议。

别好了新娘的胸花，她一抬头，才第一次看见了徐岩其人。他和照片中只有四五分相像，但不能否认，他的长相的确极其出色，轮廓分明，眉浓，目锐，鼻子高挺，侧面看去像金币上印制的浮雕。他个子很高，在人群里如鹤立鸡群，之前她还怕新郎太矮，只穿了五厘米的高跟鞋，看到徐岩真人时她才意识到自己实在是多虑了。

已近而立的他浑身散发着自持稳重的成熟魅力，她难以想象，这种精品男人竟然会即将成为她的老公。

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，他们对望了一眼，彼此极其陌生。徐岩礼貌地对她点了点头，也算打过招呼了。两人都庸俗地别着胸花以示身份。之后婚礼进行曲奏响了，在乔妈的眼泪中，她挽着爸爸的手臂走向他，爸爸将她的手放在徐岩掌纹分明的手心，那一刻，乔夕颜感觉到了一种灼烫至极的触觉。

他们就这么走入了围城。两人的脸色都不好，倒是很符合进入“坟墓”的表情。

婚礼的过程繁复，新婚之夜，两人都疲惫地倒头就睡着了。对于新婚之夜乔夕颜还是感到好奇的。虽年近三十，她却没有谈过一次恋爱，对于男女之事头头是道、信口拈来其实都是道听途说的。婚前，对于这场婚姻她要付出的代价，她如是安慰自己：我大小也算是个畅销书作家，以身体验也算对读者负责了。

但没想到的是，她紧张了几天的事，又变成她多虑了。婚礼之后的几天徐岩一直都没有碰她。她暗自诧异，婚前明明听说两人都是自愿的，怎么婚后他在这面对她却如此相敬如“冰”？她开始质疑自己的魅力，也不能啊，她肤白个高，胸部不大不小，容貌虽说不上倾国倾城，但是在街上也算显眼吧？他居然没兴趣？难道是他不行？他不办事可真让人糟心，她都不知道他是不是唇膏男！

他们第一次是在蜜月里发生的，回想起来是非常可怕、非常糟糕的。

婚礼后一个星期，两人收拾行李去了迪拜。徐岩的秘书给他们在迪拜订的是蜜月套房，两人随便逛了逛就回房了。蜜月套房是个很可怕的地方，到处都充斥着所谓的“浪漫”元素，整个房间的灯光暧昧迷离，连床上都撒满了玫瑰花，香气怡人。

乔夕颜那时对徐岩已经完全没有了防备，她在心里已经认定他是“不行”的了。

洗完澡，她早早地爬上了King Size（特大号）的大床。徐岩看了一会儿书才进了房间，他一钻进被窝就直奔主题，一翻身把她压在了身下。突如其来的重量把乔夕颜吓了一大跳，原本培养出的一点睡意瞬间烟消云散。她瞪大了眼睛看着徐岩，彼时徐岩看着她的眼神就像一匹狼面对猎物一般，她不自然地打了个冷战。当然，她的这些小小的变化徐岩都没有放在眼里，他一手撑着身体，一手随意一扯，就把她的睡衣扯开了。

乔夕颜生涩的反应让徐岩一下子清醒过来，他停止了毫不温柔的动作，诧异地问她：“第一次？”

他个子高，也很重，乔夕颜感觉他的脑袋盘亘在她胸口，她紧张得连呼吸都不会了，全身的血液都涌向脸颊。一切都来得太突然，她什么都不会，只能迟钝地看着他头顶的旋涡。

乔夕颜极度生涩的表情让徐岩如梦初醒，他双臂撑在乔夕颜耳

侧，粗重的喘息就在她耳畔。

他极其讶异地说：“你是第一次？”

乔夕颜已经疼到说不出话了，她窝囊地想要徐岩出去，可她说不出口。这件事是她作为妻子的义务，所以她只是死咬着嘴唇，拒绝回答徐岩的问题。

徐岩瞪大了眼睛看着乔夕颜，温热的呼吸落在她的脸上：“你不是二十八岁了吗？”

乔夕颜龇着牙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：“二十七岁半！”

“嗯？”

“我说我是二十七岁半，不是二十八！”

“.....”